

· 论 坛 ·

## 哈桑·哈乃斐的“行先于知”思想\*

肖 凌

内容提要 “知”与“行”或者说“认识”与“实践”问题是阿拉伯当代文化与思想界十分受关注的问题，哈桑·哈乃斐作为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就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提出了“行先于知”的思想主张，并充分挖掘了该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深层渊源，力图在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推崇重实践、绝空谈的务实精神，并推动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实现从“神学”向“人学”的转变，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阿拉伯文化 哈桑·哈乃斐 “行先于知”

作者简介 肖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副教授（北京 100024）。

“知”与“行”，或称“认识”与“实践”是认识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过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知行”之辩，大都在伊斯兰信仰体系下展开。近现代以来，阿拉伯-伊斯兰民族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与干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应对外部环境压力、自身社会进步及民族发展的各种需求，将关于“认识”与“实践”问题的争辩转向了更广泛的文化讨论，使该问题成为阿拉伯当代社会，尤其是文化界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

\* 本文为 201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11@ZH016）子课题“阿拉伯文化多样性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1 年学校社科项目（11ab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哈桑·哈乃斐是“牛津现代伊斯兰世界百科全书收录的为数仅7名、仍在世的学者之一”，<sup>①</sup>被喻为“穆斯林路德”（Muslim Luther）<sup>②</sup>。哈桑·哈乃斐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并力图解决过去思想家们一直未能解决的关于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相关问题。他一生的研究都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展开，并独创了“伊斯兰左翼”、“西方学”等论说，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他的研究将阿拉伯—伊斯兰思想“整体上从‘以神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思维”，从而释放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生命力，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当代与时俱进地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化”框架下，哈桑·哈乃斐近年来关注的子命题中，就包括对“知”与“行”（或说“认识”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哈桑·哈乃斐与突尼斯学者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就该问题展开了具有针对性的讨论，并合著了一本《知与行》。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主张“知先于行”，而哈桑·哈乃斐则持“行先于知”<sup>③</sup>的观点。哈桑·哈乃斐在该书中指出，他并不否定“知”的重要性，但是，在阿拉伯社会当前急需发展的现状下，主张“行先于知”更具有时代意义，更符合当前阿拉伯世界发展的需要，并且这也符合伊斯兰教本身所倡导的“实干”精神，应予以发扬。

## “行先于知”<sup>④</sup> 思想的渊源

在阿拉伯语中，“知”与“行”是两个在字面结构上很相近的词，它们的根母完全相同，只是字母排列的顺序不一样。另外，“世界”这个词与“知”、“行”两词的根母也一样，只是多了一个对词义并不产生影响的附加的字母“艾利夫”。也就是说，从阿拉伯语的词汇学的角度看，“世界”、“知”与“行”3个词在逻辑和内涵上有着深刻而紧密的联系。

① Martin Rixinger, “Nasserism Revitalized: A Critical Reading of Hasan Hanafi’s Projects ‘The Islamic Left’ and ‘Occidentalism’” (and Their Uncritical Reading), *Die Welt des Islams*, Volume 47, Number 1, 2007, pp. 63–118.

② Martin Rixinger, op. cit.

③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知与行》（阿拉伯文），当代思想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④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90页。

哈桑·哈乃斐指出,根据阿拉伯中世纪哲学家伊本·阿拉比(1165-1240)的诠释,“知”、“行”、“世界”三者构成了论证真理存在的3个维度要素,即三者分别一一对应于“知”与“行”及“检验的范围”。<sup>①</sup>

在《知与行》一书中,哈桑·哈乃斐从伊斯兰经典、古希腊思想中挖掘了大量相关的思想渊源,充分引用《古兰经》中关于“行”的训诫内容,论证“行先于知”,力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具有重实践、讲实干的传统,并以此来证明伊斯兰教对行动的重视和对实干精神的提倡,呼吁当前阿拉伯世界应充分重视“行动”、“实干”的重要性。

### (一)《古兰经》关于“行动”的训诫

#### 1.《古兰经》中关于“行动”的内容

哈桑·哈乃斐指出,在《古兰经》中有许多内容谈及“行动”一词,该词在《古兰经》中出现了数百次。<sup>②</sup>

在忏悔章中有这样的训诫“你们工作吧!真主及其使者和信士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9:105)<sup>③</sup>,其中的“工作”一词即从阿拉伯语的“行动”一词译得。在优努斯章中,有“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他们的主将因他们的信仰而引导他们”(10:9),在山洞章中有“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将享受最丰厚的报酬”(18:88),在信士章中有“也许我能借我所遗留的财产而行善”(23:100),该3处内容中的“行善”在阿文原文中均为“行动”一词,表达了信仰与行善之间的关系,以及古兰经对信仰与行善的强调。另外,在地震章中,有“在那日,人们将纷纷地离散,以便他们得见自己行为的报应。行一个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作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99:6,99:7,99:8),其中的“行为”在阿文原文中即为“行动”,表明了行善与人们在来世报酬的关系,以强调古兰经对“行动”与“行善”的重视。

同样,在黄牛章中,有“他们得享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你们得享受你们的行为的报酬,你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2:134)”。该内容表达了人

①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7页。

②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翻译中必然出现的词汇转译,原文中以“实践”出现的一词,有可能在中文译本中被译为“工作”、“行善”、“行为”等。本文所采用的译文均出自1987年沙特法赫德国王书局版《古兰经(中阿对照本)》。

③ 马坚译《古兰经(中阿对照本)》,沙特法赫德国王书局版,1987年版。

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中，“行为”一词在阿文原文中即“行动”一词。在高处章中，有“我们几位说情的人来替我们说情，或准我们返回尘世去，舍罪恶而立善功吗？”（7: 53）。其中的“立善功”在原文中即“行动”一词，表明行善应像礼拜一样在规定该完成的时候完成。在雅辛章中，有“以便他们食其果实。这些果实不是他们的手造出来的，难道他们不感谢么？”（36: 35）。其中的“造”在阿文原文中即“行动”一词，表明果实来源于双手的劳作和创造。在山洞章中，有“至于那只船，则是在海里工作的几个穷人的。”（18: 79）在优努斯章中，有“在他们灭亡之后，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10: 14）的高处章中，有“你们的主，或许会毁灭你们的仇敌，而以你们为这地方的代治者，看看你们是怎样工作的。”（7: 129）这3句中的“工作”一词在阿文原文中都是“行动”一词，表明了《古兰经》对“行动”也即“实践”的重视。奉绥来特章中的“你干你的吧，我们必定要干我们的！”（41: 5）。其中的“干”在阿文原文中即“行动”一词。

《古兰经》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最重要、最权威的经典文本，哈桑·哈乃斐通过《古兰经》中出现的这些例子，证明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向来具有重视“行动”的价值渊源，表明他在当代强调行动、实干的重要性。主张“行先于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相反，这一主张完全符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所倡导的价值观，哈桑·哈乃斐通过回到经典重新解读的方法，为“行先于知”观念在当代的发扬与发展首先找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身传统上的依据。

## 2. 《古兰经》中关于“行为”的内容

除了以“行动”一词在《古兰经》中的出现频率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重实践、讲实干精神的依据以外，哈桑·哈乃斐还指出，另有一词也表达与“实践”相关的涵义，并且在《古兰经》中也多次出现。这个词就是“行为”。同时，哈桑·哈乃斐还指出，“行动”“更接近外在的改造世界的行为”，而“行为”的涵义则“倾向于人内在的修为与自省”。<sup>①</sup>也就是说，《古兰经》中的“行动”与“行为”两个词分别从人类改造世界和人类改造自身的角度，对人提出了要重视实践、重视实干的要求。他将《古兰经》中有关

<sup>①</sup>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9页。

“行为”一词的例子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如:在黄牛章中,有“她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对于你们毫无罪过。真主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2:234),其中,前一个“行为”在阿文原文中即“行为”一词,后一个“行为”在阿文原文中为“行动”一词。在列阵章中,有“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情呢?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这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61:2-3),其中的“做”在阿文原文中即“行为”一词。在众诗人章中,有“你们知道吗?他们在各山谷中彷徨。他们只尚空谈,不重实践”(26:225-226),其中的“实践”在阿文原文中即为“行为”一词。在呼德章中,有“你们的主确是为所欲为的”(11:107),在朝觐章中,有“真主确是为所欲为的”(22:14),这两处译文中的“为”在阿文原文中都是“行为”一词。在妇女章中,有“真主的判决是要被执行的”(4:47),其中的“被执行”在阿文原文中与“行为”一词同源;在信士章中,有“他们是完纳天课的”(23:4),其中的“完纳”在阿文原文中即“行为”一词。

通过对《古兰经》文本中有关“行动”和“行为”例句的挖掘与解读,哈桑·哈乃斐力图证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仅对外部世界、而且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改造都重视行为的力量,发扬实干的精神。他从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两个维度,以《古兰经》中的例证为在当代主张“行先于知”找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上的根本的依据。

## (二) 伊斯兰教的“知行合一”观

哈桑·哈乃斐不仅从《古兰经》中有关“行动”、“行为”的例证来证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重视行动、推崇实干的传统,而且从伊斯兰教派发展的历史出发,从伊斯兰教义学的角度对此加以分析。

哈桑·哈乃斐指出,“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问题不仅是纯学术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也是现实中的一个时代课题,并且关于该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sup>①</sup>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上对此存在着3种态度:主张实干为信仰之本质的哈瓦利吉派、主张“诚信于心即信仰”即“唯信德论”的麦尔吉阿派、主张调和于上述两者态度的穆阿台及勒派<sup>②</sup>。

公元657年,哈瓦利吉派产生之初,其所持的基本教义思想之一,即关

①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03页。

② 同上书,第153页。

于“知”与“行”的关系。它批判“因信称义”之说，认为内心诚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身体力行，强调宗教信仰的实践性，认为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能称之为“正信”<sup>①</sup>。相反，8世纪上半叶兴起的麦尔吉阿派强调信仰高于一切，只要“信”，便有无量的“功德”，便无可指责，因此该派观点被称为“唯信德论”<sup>②</sup>。而穆尔台齐赖派在该问题上持上述两派之间的折衷观点，主张“犯重罪者介于叛教者和信士之间”<sup>③</sup>，既不认为只要有“信”就有“德”，但也并非如同哈瓦利吉派那样主张犯大罪者为叛教者。穆阿台齐赖派主张信仰不仅仅是“诚信于心”，而且也要“见之于行”。

中世纪伊斯兰经院哲学集大成者安萨里（1058 - 1111）在其《宗教科学的复兴》中提出了关于伊斯兰教信仰中“知行合一”的重要性。他认为，“掌握知识，即为履行之”。信仰与实践必须合一，内心的正信须由躬行践履来实践体现，并最终达成在信仰上的知行合一。知而不行，是为伪信、伪知；行而不知，也不是真信，二者必须辩证统一。他还指出，“只泛讲而不履行的学者，犹如只开药方而不吃药的病人、只言食物美味而饥肠辘辘者”，“无知的学者是为学而学，真正的学者是知识的维护者”。<sup>④</sup>

哈桑·哈乃斐在该问题上的观点较为倾向穆阿台齐赖派的主张，他通过对《古兰经》中关于“行动”与“行为”内容的引证，认为伊斯兰教强调知与行、信仰与实践的合一，强调信仰不能脱离实践，行先于知的意义。“理性能区别美丑，善恶美丑内在于事物本质，人所得到的报应（报酬）是工作的结果，信仰以工作来区分”<sup>⑤</sup>。在他的“伊斯兰左翼”论中，他强调信仰与行动密不可分。他批判宗教思想中的“右翼”仅仅把信仰当成内心的感受，而不会转变成为现实中的行动或实干。或者仅把信仰当成空谈或祈祷，而不知道其背后的意义与思想，以及该如何以行动来体现发自内心的信仰。他认为，这种将信仰与行动脱离的态度是伪信者的态度，“如果言语仅仅是形式上的空

① 吴云贵著《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朱凯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页。

④ 从恩霖《试论伊斯兰教的“知行合一”观》，载《中国穆斯林》1997年第3期，第14~16页。

⑤ [埃及]哈桑·哈乃斐著《埃及的宗教与革命（1952-1981）》之第七卷：伊斯兰左翼论与民族统一（阿拉伯文），玛德布里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话,那会变成宗教上的伪信”<sup>①</sup>。不行动则无信仰可言,信仰通过行动来实现,而不是脱离行动的单独存在。行动是信仰的本质,欠缺行动作为基础的信仰不具有存在的意义,而缺乏实干理性与内心感性一致的信仰也仅仅只是一种轻率的情感,仅有空洞的、不真诚言语的信仰也是卑贱的信仰。

哈桑·哈乃斐指出,伊斯兰教的知、信、行应是一体的过程,求知为了正信,信仰通过行动来履行。如果脱离了行动,那么知与信就流于空洞的理论和理念,甚至走向伪信之路。知与信通过行动而存在,同时在行动中不断得到深化。

从教义学的角度,哈桑·哈乃斐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信仰不可脱离行动,应实现信仰与行动的统一,强调行先于知的意义。他从教义学的层面也为“行先于知”找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上的依据。

### (三) 古希腊哲学中的“行先于知”思想

哈桑·哈乃斐指出,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学传统中存在着对“行动”和“行为”的重视,对实干精神的倡导,同时,“行先于知”的思想渊源也广泛深远,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这一思想。

哈桑·哈乃斐认为,从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无知即罪恶”开始,就体现了古希腊哲学“行先于知”的思想。这是因为,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认识必须在主体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知识并非单纯理论上的研究,而是一种实践的行为”,<sup>②</sup>对事物的认知必须要通过研究、辩证、推理,甚至要通过与他人的交谈和交流等实践活动才能产生,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试验,验证其正确与否。

而柏拉图著名的洞穴寓言,表明人在感官中感觉到的一切未必是真实,也许只是“真实的摹本”,现世修行正是为了满足灵魂对永恒价值、真实的渴慕,而把握纯粹真理的追求过程,即人类的行动过程本身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于是“善成为知的前提,而行成为知的基础”。<sup>③</sup>并且,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提出了由哲学家来担任国王的构想,通过这种构想来实现“从认识到

<sup>①</sup> [埃及]哈桑·哈乃斐著《宗教思想上的右翼与左翼》(阿拉伯文),阿拉丁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sup>②</sup>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66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67页。

实践、从愿望到落实、从山洞到国家”<sup>①</sup>的转变，体现了古希腊哲学对于行动重要性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德性在于合乎理性的活动，至善就是幸福。总的来说，“他认为变化，乃是在体现着有机组织或者‘形式’的不断增加，而有德的行为归根结底则是有助于这种倾向的行为”<sup>②</sup>。哈桑·哈乃斐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伦理学也证明了在古希腊哲学思想中“行先于知”的倾向。

哈桑·哈乃斐首先从《古兰经》文本，再通过伊斯兰教义学，最后通过古希腊哲学，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主要渊源中有关“行先于知”的理念基础进行了总结与梳理，试图证明这一理念根植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而并非当代的立异标新。他通过对《古兰经》文本分析及古希腊思想溯源来证明信仰与行动的相互依赖关系，证明知与行的对立统一，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穆阿台齐赖派理性调和思想及古希腊理性传统的继承，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思想中也受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定影响。信仰与善行、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各自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作用，但二者之间又有着统一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信仰不加以行动，就会有陷入伪信的危险；任何认识，如果脱离了实践，也会成为僵死的教条，导致主观与客观分裂。而知与行分离的结果是会带来虚无而空谈的错误。因此，主张“行先于知”不仅符合阿拉伯－伊斯兰传统的价值观，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当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关于“知”与“行”或“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而认识对实践也有能动作用。但是实践和认识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一规律说明，正确的认识、理论是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哈桑·哈乃斐持“行先于知”的观点，并不是否认“知”在实践过程中的意义，而是针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处的时代与现实，主张将“行”置于优先位置，发扬伊斯兰教倡

① [埃及] 哈桑·哈乃斐、[突尼斯] 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67页。

② [英国] 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7页。

导的实干精神。

## “行先于知”思想的现实性

主张“行先于知”，是因为行动、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实践的过程是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将认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桥梁、纽带或者说中介，因此，“行先于知，是每个文化的首要选择”。<sup>①</sup>哈桑·哈乃斐“行先于知”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 （一）杜绝空谈，可激发行动力

“行先于知”的理念落实在现实层面，首先就必须杜绝空谈。正如《古兰经》中的训诫“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情呢？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这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61：2-3），言行不一、说得出却做不到的空谈，是伊斯兰文化批判的对象。哈桑·哈乃斐在《知与行》一书中，引用了埃及现代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的言论“说得越多，做得越少”<sup>②</sup>，批判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的空谈现象，痛陈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空谈有余、行动力不足的弊端。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对言语之美的追求众所周知。讲究辞藻瑰丽、言语华美是阿拉伯语言文学作品鲜明的特点。这种对言语之美的追求甚至“使字面之美和诗句之美压倒内容和逻辑之美。在阿拉伯的话语中，重形式，轻内容，阿拉伯人写文章往往缘于对修辞学的热爱，非常喜欢运用修辞手法而忽略文章内容。阿拉伯绝大多数演讲词都旨在宣传使命而不是思想，首尾呼应、逻辑清晰的思想演绎相当罕见”。<sup>③</sup>

哈桑·哈乃斐主张多说不如多做，认为“凡事应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实践”<sup>④</sup>，任何关于构想、计划的言谈，如不能最终以实践落到实处，都将成为空谈与空想。哈桑·哈乃斐认为这正是近代以来的改革家们针砭的文化弊端，他曾痛批艾什耳里派穆斯林“光说不做，或言行

①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154页。

③ [科威特]苏莱曼·易卜拉欣·阿斯凯里著；齐明敏译《在与西方对话中重构阿拉伯自己的话语》，载《回族文学》2006年第6期，第50~55页。

④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4页。

不一，他们口蜜腹剑地嘲弄揭露了他们面目的学者”，并指出“无论我们怎样谈论伊斯兰教的伟大、世界性、人道主义、自由、公正，西方看到的都是相反的现实。事实胜于雄辩，眼见胜于耳听。西方人同时也知晓辩解的方法建立在选取于己有利的文本而非相反意义的文本来为自己抗辩。比如，当你提到‘对于宗教，绝无强迫’（2: 256）时，西方学者就会拿出‘宝剑经文’<sup>①</sup>来反驳。”<sup>②</sup>他指出，只在言语上使出唇枪舌剑的本领并不能扭转自身落后的现实，西方学者同样具有论争的能力。如果要扭转“他者”对“自我”的评价，根本的途径还在于以行动落实发展的构想，而不是仅仅流于对空洞理论的认识。

哈桑·哈乃斐指出，在当今阿拉伯世界，“由于缺乏行动力，所有的人都在踢皮球。叙利亚人对埃及人和约旦人说：你们快和以色列断交，把大使召回；埃及人和约旦人则对叙利亚人说：你们快解放戈兰高地的前线；也门人又对埃及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征服西奈前线，减轻巴勒斯坦的压力？埃及人对约旦人又说：你们派军队到西奈来，你们来解放巴勒斯坦……”。<sup>③</sup>他认为，由于1967年战争之后，阿拉伯人沉浸在悲伤和痛苦中，对现实感到无助和无奈，于是欠缺了行动的勇气，也忽视了行动的力量。他指出，“说起来容易，行动起来困难。没有行动，空谈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sup>④</sup>阿拉伯人不应该再沉浸在对昔日荣耀的追思中，继续奉行乌姆盖斯诗歌中所体现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念，而应该行动起来，重视对实干精神的发扬，不要在套话与空谈中继续沉沦。

## （二）有助于实现从“神学”向“人学”的转变

对“知与行”问题的重视，体现了哈桑·哈乃斐在其关于“传统”与“现代”课题研究中，致力于将伊斯兰研究整体上实现从“神学”向“人学”

① “宝剑经文”指《古兰经》（9: 5）即第九章（讨白）章第五节，其内容为“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该节经文表明，穆罕默德正式宣布过了禁月的宽限期后，可以对“以物配主者”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宣战，除非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哈桑·哈乃斐举此例的目的是为证明西方的东方学家善于用《古兰经》的经文本身来反驳与自己相反的观点。

② 【约旦】沙基尔·那不勒斯《当代阿拉伯世界无形的牢笼》（阿拉伯文），阿拉伯研究与出版集团，2007年，第157页。

③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91~192页。

④ 同上书，第191页。

转变的思维。他指出,“在教义学的著作中,常常欠缺关于‘知’与‘行’问题的探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涉及‘神性’的层面”<sup>①</sup>,这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的传统神学思维,即以“安拉”为中心,而非以“人”为中心。哈桑认为,“‘知’与‘行’的问题是纯粹的人本学问题,是离神学领域最远的问题”<sup>②</sup>。他认为,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需求下,所有的神学研究都应转向人本学研究,应将伊斯兰研究从神学的角度转向人学。当然,哈桑·哈乃斐这一思想无疑受到了费尔巴哈理论的影响。<sup>③</sup>

哈桑·哈乃斐认为,在现代文明环境下,“神学不能够发展成为理论思想,更不能成为经济和政治中具有鲜明特性的思想体系”,只有将神学转向人本学研究,充分肯定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为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通过理性建立一定的思想体系。而“用伊斯兰的思想去面对现代思想的愿望,在我们的心里还是存在的”<sup>④</sup>,因此“我们”必须在伊斯兰思想的体系内,找到解决其他现代思想兼容的途径。哈桑·哈乃斐指出的途径之一,就是重视行动,强调“行先于知”。

哈桑·哈乃斐试图通过知行之辩,提倡“行先于知”,目的在于立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实,将“知”与“行”这一对矛盾的重心放在“行”,而不是将重心放在“知”或“信”的层面,强调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与行动力,以引起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中对行动力的重视,并试图通过这一重心的转变,将伊斯兰研究从“神学”的倾向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学”研究,强化“人”的社会实践主体地位,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和行为来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从挖掘“行先于知”的渊源,到充分肯定该思想主张的现实意义,哈桑·哈乃斐在“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中不仅体现了他对于本民族理性传统的继承,也展现了作为时代知识分子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担忧与思虑,同时更证明了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生命力的信心。正如他所说的,“知”与“行”之辩,并非仅仅出于一种哲学命题

---

① [埃及]哈桑·哈乃斐著《从信仰到革命之卷五:信仰与行动》(阿拉伯文),玛德布里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② [埃及]哈桑·哈乃斐著:前引文,第9页。

③ Martin Riexinger, op. cit.

④ Ibid.

论争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厘清两者的关系是时代赋予阿拉伯民族的一个历史任务。

哈桑·哈乃斐认为，提倡“行先于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将唤醒阿拉伯民族在空谈中逐渐淡漠的行动力，激发该民族在现实的困难面前以务实的态度充分发挥本民族的力量，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当代的发展起到更切实有效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于肯定行动的重要性，即肯定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促进伊斯兰文化研究从“神学”向“人学”的转变，实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整体在当代的与时俱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用伊斯兰的方法去解决伊斯兰的问题，解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

## 结语：当代阿拉伯的发展需要实干精神

“知”与“行”，或者说“认识”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关于二者孰先孰后的争辩，意义并不在于其结论。认为“知先行后”还是强调“行先知后”，就好像在争辩“鸡生蛋”抑或“蛋生鸡”这样的问题，永远不能得出一个绝对的最佳答案。但是，主张“行先于知”或“行先知后”的观点体现了务实的、实干的精神，这种务实的品格值得在当今时代提倡和发扬。一味强调“知”，甚至将“知”与“行”隔离，将导致无谓的空谈。

哈桑·哈乃斐“行先于知”理念体现了他对民族与国家前途深怀远虑。空谈无益，实干兴邦，这是由古今历史明证的。哈桑·哈乃斐在《知与行》一书中明确指出，“知与行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话题，更体现着这个时代的危机，是当前时代阿拉伯文化重大命题之一”。<sup>①</sup>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哈桑·哈乃斐思想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之间的关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两大显著特点之一，即强调它的实践性，哈桑则强调行先于知，认为应该从实践入手，强调人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提倡以“行动”、“实干”来践行信仰，实现信仰与行动的统一。

在哈桑·哈乃斐的著作中，关于“知与行”的问题，他用的表达主要有

<sup>①</sup> [埃及] 哈桑·哈乃斐、[突尼斯] 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3页。

两组“知与行”、“信仰与实践”，这两组关系也可译为“理论与实干”或“信仰与实干”。他认为，“‘信仰’与‘实干’是宗教语言的说法，而‘认识’与‘实践’则是纯哲学的表达”。<sup>①</sup>在他看来，这两种说法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无论是“信仰”与“实干”，或是“理论”与“实干”表达的都是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当然，在这组矛盾中，哈桑·哈乃斐的主张十分明确——“行先于知”，提倡实干。

哈桑·哈乃斐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界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思想主张为“更新”传统，挖掘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因素，进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自身与时俱进的变革，以实现与时代的协调发展。在“知”与“行动”的问题上，他通过引证《古兰经》、古希腊哲学中关于“行动”的训诫，来证明伊斯兰教对“行动”的重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对“行动”、“实干”精神的传统。他提倡“行先于知”，批判空谈，强调行动力的重要性，指出“行先于知的精神是当代阿拉伯社会的现实需求”。<sup>②</sup>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奋斗目标，能否将梦想的权利转化为在现实中享受梦想果实的幸福，则要取决于个体或民族的行动力与实干精神。正如哈桑·哈乃斐所说，“凡事应着眼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实践。”<sup>③</sup>“更新”传统，实现民族复兴，靠的是实干，而不是空谈。尽管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近现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上一路坎坷，但时代仍在向前发展，机遇仍在手中。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辉煌，其传统中存在许多值得发扬的积极、进步因素。哈桑·哈乃斐致力于“更新”传统，正是将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因素进行挖掘、继承，使传统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讲究创新，而创新需要行动、实干作为支撑来实践其中的智慧。哈桑·哈乃斐所提倡的“行先于知”，来源于伊斯兰教倡导的实干精神，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2010年底以来，阿拉伯世界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尽管现实中仍纷争不断，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内部所具有的理性力量，在以哈桑·哈乃斐等思想精英为代表的文化界依然存

① [埃及]哈桑·哈乃斐、[突尼斯]阿布·也阿里布·马尔祖各著：前引书，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190页。

③ 同上书，第154页。

续且不断发展，该文化自身所具备的自我更新与发展的力量不可否认。未来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将更需要以务实的精神、“行先于知”的理念指导下不断自我完善，实现新世纪的更大繁荣与发展。

## Hassan Hanafi's Thought of "Doing before Knowing"

*Xiao L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or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s an issue that highly concerns the Arabic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and Hassan Hanafi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of the Arabic – Islamic contemporary cultural circles, has launched in – depth thinking and research on the issue, who advocates “doing before knowing” and excavates the deep origins of that in the Arabic – Islamic culture. By that he’s tried to promote the pragmatic spirit which values “doing” and “practice” but puts an end to trash talk, so as to push the study of the Arabic – Islamic culture as a whole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heology to the humanity, and help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in Arabic – Islamic 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as well.

**Key Words:** Arab Culture; Hassan Hanafi “Doing before knowing”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